

牢獄篇 1.



詩聯叢刊

要目

開一多先生與聯大新詩社.....	郭良夫
紀念詩人節.....	馮至
執政的哲學.....	成友
給爲人民而歌的歌手們.....	胡風
怎樣生活怎樣唱.....	黎地
給美帝國主義的一個忠實公民.....	何古民
開一多遺作兩篇.....	聞家驊
文藝的普及與提高.....	聞家驊
傳統片論.....	阿壠
人肉專賣店.....	李箭
嘿，美帝！.....	洪放
開一多遺像（封面）.....	常明

日一十月六年七十三國

聞一多與聯大新詩社

郭良夫

聞先生是新詩社的導師，是青年的導師，因此我們可以說聞先生是領導着新詩社，領導着青年的。我們也常聽見聞先生對青年說：『以前在思想上，是你們領導我的呀！』『青年們領導着我』對新詩社的朋友說：『我靠近你們時，總覺得溫暖。』因此我們也可說青年人也領導過聞先生，新詩社也影響過聞先生。真是像『只有做羣衆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生』。一樣，只有做青年的學生才能做青年的導師。聞先生就是這樣一個肯向青年人學習而又爲青年人所最敬愛的導師。今天我就想從以下的簡略敘述裏說明聞先生與新詩社的互相影響、推移、進展的關係和經過情形。

卅三年四月九日，新詩社產生在昆明大東門外廿里的龍泉鎮司家營——聞先生所住居的地方。從這一天起，聞先生就做了新詩的導師，旗幟。

他不但告訴了我們怎樣作新詩，更重要的是告訴了我們怎樣做新人；並且做人比做詩還要緊。『他說不一定自己把詩寫好，好不好沒關係，甚至寫不寫詩都沒關係，要緊的是做一個『人』，真正的人，不做『奴隸』。』他說，今天的詩人不應該對現實冷淡旁觀；應該走到人民羣衆中間去，喊出人民羣衆所喊的。走到人民羣衆中間去，是向人民羣衆學習，喊出人民羣衆所喊的來，是領導人民羣衆向前走。這是告訴我們，新詩社要走羣衆路線，新詩社的人要做爲人民而服務的詩人；人民的詩人。

要喊出人民羣衆所要喊的來，當然，不能再像個人關在象牙之塔里的吟哦，因爲那太像管弦樂，甚至無弦琴，幾乎讓人什麼也聽不到。他說『現在我們需要鼓手』，所以當他看見了田間先生的詩以後，他寫了一篇『時代的鼓手』。朱自清先生在『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道路』一文中說：『這一篇短小的批評激起了不小的波動，也發生了不小的影響。』確實，就新詩社來說受的影響已真是不小；新詩社以後一直提倡寫朗誦詩，開朗誦會來推行朗誦運動，都是深深的受了那啓示的具體表現。

新詩社以後走羣衆路線，走朗誦詩路線，培養人民詩人，都是由於前面所說的聞先生的偉大指示和影響。所以新詩社一開始就不是孤獨的，就不是三兩個人關起門來的關門主義的小圈子主義同人小集團。當新詩社度半週歲的時候，聞先生刻了一塊圖章送給新詩社，他在那圖章上面刻了這樣的邊款：『本社成立才半週年，參加的分子，已由聯大發展到昆明全市。古人論詩的功能說：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我們正做到了這里最重要的一個羣字，這是值得慶幸的。』（卅三年十月半周年紀念會之前夕聞一多製印並識。）

新詩社半年的工作成績，也許對加強聞先生的信心，盡了一分力量，所以在當年十二月裏就寫下了最有名詩篇：『可怕的冷靜』，這雖然是一篇散文，可是實在是一篇道地的詩，不但這一篇文章，就是他以後所發表的任何文章和講演，雖然都不叫詩，可是也實在沒有那一篇不是最寶貴的詩，不是最標準的新詩、朗誦詩。所以後期的聞先生，與其稱呼他爲革命家或政治家，毋寧稱呼他爲革命詩人，政治詩人或人民詩人。如果新詩社可以舉聞先生爲代表的話，聞先生實在是新詩社的最光榮的代表。由此可以知道聞先生不但教我們怎樣做詩，而且給我們以詩的模範。

周圍的『可怕的冷靜』。徹底給聞先生打倒了。就以新詩社的詩朗誦會來說：參加的人，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熱烈，就是明證。新詩社經常的舉行着朗誦，讓各界人來參加，把自己的聲音傳播出去。其中有幾次上千人或千人以上朗誦會，如今提起來，還依然使人興奮。像卅四年聯大五四週的詩朗誦晚會，聞先生一如一向總是參加新詩社集會的慣例也參加了這個晚會，並且朗誦了艾青的大堰河。這是一次成功的朗誦，的確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使人從他的抑揚頓挫裏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場裏上千的聽衆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後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新詩社的人，起初都不知道怎樣朗誦，只是隨着自己的意思唸出來，後來光未然先生來參加朗誦了，聞先生聽了以後說：『照光未然的朗誦，我們的朗

誦都不對。」)

由此可以知道：聞先生教我們怎樣朗誦詩，並且給我們以朗誦的模範。再像以後的『爲勝利和平團結而歌』的朗誦晚會和爲『反內戰』的詩朗誦晚會，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向聞先生學習的結果。如果說這兩次晚會是一二·一反內戰運動以及促成了當時的停止內戰，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的先聲，恐怕不算過分誇大吧！在這之後聞先生就喊出他那最輝煌的行動詩句：『我不許他們打，老百姓不許打。』要緊的是他『不止表示態度，却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朱自清論朗誦詩）真的，他不但走在每次遊行隊伍的前面，並且也叫我們參加到隊伍裏去。記得一次文藝座談會上，聞先生向到場的文藝作家們說：『我們不能認爲寫一首詩比參加一次遊行重要，或者遊行不是我的事，寫詩才是我的事，縱然認爲寫詩與遊行同樣重要也還不成，比如有一個詩人說：讓我先寫好了詩，再去參加遊行，也一樣的不對。因爲遊行比寫詩重要多了，迫切多了。』新詩社的人都能明白行動與工作的重，而且都能參加到歷次的民主運動裏行動工作，也可以說完全是聞先生的指導。最後聞先生終於在反內戰爭民主的行動與工作裏，貢獻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可以知道聞先生不但教我們怎樣做人，並且給我們以做人的模範。

因此，在紀念新詩社的時候，更應該紀念的是我們的導師聞一多先生。而且這種紀念也不要只流於一種空洞的形式，記得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聯大劇藝社告別昆明會上，聞一多先生曾經致詞說：『目前一切爲了民主，戲劇自然也要爲了民主，否則，我們確乎沒有閒空兒來談什麼戲劇的。』這話真說得是，詩歌也是爲了民主，否則，我們是沒有什麼閒空兒來寫詩來談詩，這樣發展下去，我想幫閑的文學，這名字從今以後再也不會聽見了。

紀念詩人節

馮至

把傳說上的屈原的死，定爲詩人節，含有承受屈原的精神與態度的意義。屈原的精神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的態度是『雖體解吾於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前者是分担人民的痛苦，後者是堅持自己的道路。

這種精神與態度，在中國詩人中，除却屈原，只有杜甫曾經充分表現出來：杜甫在四十歲時『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到五十五歲，費過十多年流離的痛苦，仍然是『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他之所以這樣，是由於他執着的性格，他說過，『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此外中國的詩人還很多：有超逸的，有澹泊的，有怪誕的，有自命深刻的，但那些人在這兩個人面前都黯然失色了。他二人的精神完成他們偉大的人格，他二人的態度使他們寫出沉重的詩篇。

我們努力於新詩的人，要從他們的精神裏學作人，從他們的態度裏學作詩。

團

馬其

思潮，像萬馬在雲端馳奔，幾十萬人談着話，沒有聲音。達爾文和耶穌，靜靜的并肩站着，並不爭吵。默默無言相對坐着的，却有無限的距離在他們中間。

手，昨夜寫壁報反迫害的手，在這裏探求理論沒有戰抖。

手，出賣勞力換來窩頭的手，

手，在土房子裏爲農民兒子注射的手，

在這裏感到絲毫疲倦。

也有昨夜抱女人腰的手，

也有昨夜玩外國遊戲的手，

在這裏貪婪地去搶奪

有些爲偏見和愚蠢所寫成的書。

眼睛，眼睛，有雙一夜未闔。眼睛，在黑暗裏尋找狐狸的明慧眼睛，（註一）

注意着功課並沒感到朦朧。

眼睛，眼睛：那對東西張望的，

那麼荒淫的眼睛，

它們在看什麼？在看什麼？

看那個女孩子的眼睛睜得多呆，

她在想什麼？在想什麼？

啊！啊！原來那邊陳列版上，

有着 *My Chinese Wife* 的書皮。（註一）

一個有着美國女郎髮式的女郎進來，

腳步輕輕地；

一個穿着短統小皮靴的女郎上樓，

腳步沉沉地；

於是那看西洋鏡的哲學家寫着：

「我從音樂聽到不同的季節」

也有人抱着釣魚人的心情來這裏，

也有音樂家來過後改唱賤民歌，

也有不辭辛苦的人在這裏整天呆坐，

心中却念念不忘古代的顏如玉。

又有醫學生背誦着人體的骨頭，

偶不專心却想到那被踏死的螞蟥，

談話的結果，有人不再來這裏，

也有人領悟到死神在頭上跳舞，

也有人把滿腦袋稻草看成哲理。

偶爾有人高呼：

「受不了了！這裏是監獄」

而東西張望的目光便輕視他了！

而羣衆便咒罵他是神經病了！

一個口快的人指着書架問：

「怎麼這些騙子如此猖獗？」

因而紅臉的館長乃添置些花瓶。

而我，而我，在這裏尋不到真理

因為窗外的復仇歌老催我出去

對的，好朋友，「精神病」者，我說

「這裏是監獄，受不了了！」

對的，對的，我將走出去。

——五，二十六日，北平

（註一）北方學府，緊急期中有夜間巡邏隊的

組織，防特務與撕壁報的宵小

（註二）我的中國夫人（*My Chinese Wife*）係

美國最近出版新書，作者會敘述如何在

某中國大學圖書館，看見了一對極美的

中國女孩子的眼睛。

執政的哲學

成友

(一)

甚麼事都要講求配合

才算不折不扣的東方哲學

「我的奮鬥」配上「中國之××」

「美國坦克」配上「中國老總」

一面行憲一邊戡亂

既殺共匪又殺學生

(二)

「清除」的意思是異己者斬

「護送」的結果是送他回西天

「最大多數」是指極少數

「安心」的意思是叫人心不安

(三)

讀魯迅的必是「共匪」

讀高爾基的定是「布爾雪維克」

看「觀察」和「時代」的有「顏色」

給爲人民而歌的歌手們

胡風

人民在受難，人民在前進。

詩人，我們這一代的真誠的詩人，應該是對於這個受難的控訴的聲音，應該是對於這個前進的歌頌的聲音。

詩人，我們這一代的真誠的詩人，應該在受難的人民里面受難，走進歷史底深處，應該在前進的人民里面前進，走在歷史底前面。

在受難的人民里面受難，並不是要和被殺者一同被殺了以後才有詩，和被強奸者一同被強奸了以後才有詩。而是要有和被殺者被強奸者共生、共苦、共死的心。在前進的人民里面前進，並不一定是在前進的人民中間了以後才有詩，前進的人民和任何具體的環境也不能夠是絕緣體，而是要有深沉地把握這個前進，真誠地信仰這個前進，堅決地爭取這個前進的心。

因爲，歷史是統一的，任誰的生活環境都是歷史底一面，這一面連着另一面，那就任誰都有可能

不看大腿畫報的小夥子其心「不正」
服裝不整的大學生必有「問題」

(四)

叫小孩子拿筆寫：「我與共匪無關」
不然他們休想跨入學校的門檻
我這是在創造一種奇蹟
後世的考古家定會笑破肚皮

(五)

年青人思想有偏
保證人（縱如是白髮老太婆）坐監
我不禁想到古斯巴達人
他們啊！他們是如何勇敢

(六)

反「反飢餓」民衆情緒高漲
此事可寫入國史以爲表彰
大學生游行必爲操縱
因爲，這日子，

這日子智慧和良心還有屁用！

——五、二十五、平——

走進歷史底深處。因爲，歷史是統一而又矛盾的，
另一面向這一面伸入，這一面向另一面發展，那就
任誰都有可能走在歷史底前面。哪里有人民，哪里
就有歷史，哪里就有生活，哪里就有鬥爭，有生活有
鬥爭的地方，就應該也能够有詩。

因爲，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人民創造了歷史
底另一面，人民也一定能够改造歷史底這一面。因
爲，我們生活在人民底生活里面，我們要做人民底
誠實的一員，那裏，我們一定能够把他們底苦痛和
希望化成我們自己底苦痛和希望，在他們底苦痛和
希望里面鍛鍊自己，把他們底苦痛和希望凝結成精
神的力量，引導他們前進，跟隨他們前進。在壓迫
和被壓迫者之間，在沒有被歷史底血的紐帶連結起
來的個人之間，苦樂不能夠相通，不一定相通，然
而，對於詩人，對於我們這一代的真誠地爲人民而
歌的詩人，一定要和人民底苦樂相通，一定能够和
人民底苦樂相通的。

那麼，控訴就不是虛偽的同情，而是發自詩人
內部的帶着血痕和淚痕的不屈的心聲。那麼，歌頌
就不是浮淺的樂觀，而是通過詩人自己底痛苦的搏
鬥過程以後才能够達到的莊嚴的遠景。

怎樣生活怎樣唱

黎地

詩人艾青寫了一本書，
他報告了很多新事物。

他報告古元的窗花怎樣作。
又報告了汪庭有和他的歌。

汪庭有本是個粗木工，
他一面作工一面唱出聲。

他歌唱「好家常，衛生身體強，
全家都和氣，民主好商量，」

他歌唱好政府，「冬學到處辦，
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樂過新年。」

我喜歡這些歌，
更喜歡產生這些歌的新人，新生活。

怎樣生活怎樣唱，
受苦的人民只有淚汪汪。

那麼，不是從人民剝奪，而是和人民結合，不是奴顏婢膝地用什麼諂媚人民，而是誠心誠意地拿什麼給予人民。

人民在哪里？在你底周圍。詩人底前進和人民底前進是彼此相成的。起點在哪里？在你底腳下。哪里生活，哪里就有鬥爭，鬥爭總要從此時此地前進。把前進從此時此地割去，遙遙地放在「彼岸」，回轉頭來用「彼岸」的名義來抹殺此時此地的生活，污蔑此時此地的鬥爭，無論是自大將軍底機械理論，無論是洋場公子底自鳴得意，也無論是名利市儈底伶俐心機，客觀上一定是人民底叛徒和歷史底罪人。

不能有這樣的鬥爭，因而也就不能有這樣的詩人和這樣的詩。任誰都不能把歷史裝在西裝口袋里面帶到「海外」，我們這在受難里面前進，在前進當中受難的祖國大地上面就要不斷地站出莊嚴的詩人，不斷地升起莊嚴的詩。

詩人！我們這一代的眞誠地爲人民而歌的詩人！歷史和人民在期待着你們底痛苦而又歡樂，輕快而又雄壯的，控訴的聲音和歌頌的聲音！

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晨六時上海劄樓

戈 金

牢 獄 篇

——獻給我的朋友 ML 君——

(一) 路

牢獄的門
經常爲我們開着

一條路通到牢門
但走出牢門的路

只有一條

(二) 鑄錢

鑄錢

禁錮着

手脚

血液

在心裏

沸騰

有一天

仇恨

要開出花朵

鍊錘

也成爲反抗的武器

(三) 探獄

一天

我到獄裏

探望一個朋友

帶去

十二個蛋糕

九個饅頭

與別人託我轉交的

簡候與安慰

見着朋友

我問他——

還需要什麼

他說——

不要別的

只要自由

(四) 溜壁

牢獄裏

沒有陽光

囚徒們

要求出來

在草地上

踹躑半小時

武裝衛士

看守着

他們

每個舉動

甚至

吸口氣

囚徒們

沒有翅膀

也要飛上天

(五) 出獄

朋友出獄了

我們圍住他

問長問短

他告訴我們——

牢獄裏

怎樣嚴刑拷問

怎樣用賄賂

改輕口供

怎樣錘鍊

不屈的靈魂

他又說——

爲了尚在獄裏的

朋友的自由

不要吝嗇

我們自己的自由

給美帝國主義的一個

忠實公民

何吉民

讀六月四日司徒大使的聲明後作

不管司徒大使

怎樣用「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感情作証明」

不管司徒大使

怎樣用商人的口吻

警告反美者「反躬自省」

不管司徒大使

怎樣用「真摯沉重的心情」

爲「美帝扶日」政策辯白

大使竟以虛偽，威脅與侮蔑

干涉中國內政

的身份

大使，

中國人民的「反美扶日」運動

究竟受誰的「陰謀」「欺騙」與「鼓勵」？

講出來！

中國人民的「反美扶日」運動

究竟與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

講出來！

中國知識份子

從此看清了你大使

僞君子的招牌，

這確是你「畢生事業的失敗」，

不必用華爾街的金元向我們威脅，

除了依靠美援延命的反動政府，

中國人民不在乎這些。

讓武裝日本警察，

建立海上保安廳，

保存天皇制度……

給你作證。

讓羅斯福的理想，

波茨坦的宣言，

與美國的人民，

嚮你幾個耳光。

中國人民不是在睡覺

現在是天亮的時候了，

而你，大使

華爾街的金算盤

白宮的世界地圖

訓練你成一個兇手

大使，你，必竟是一個

美帝國主義的忠實公民。

聞一多遺作

一、教授頌

新中國的

學者

文人

思想

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紀的經師和人師

爲你們的固執

爲你們的愚昧

爲你們的 Snobbery

爲你們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文化遺產

的豐功偉烈

請接受我這只海貝

聽——

這裏

通過遼遠的未來的歷史長廊

大海的波濤在讚美你

二、政治學家

伊尹

呂尚

管仲

諸葛亮

「這些」你說

「有經綸而缺乏戲劇性的清風亮節」

你的目光繼續在灰塵中搜索

你發現了「高士傳」！

那邊

在遼遠的那邊，

汾水南岸

藐姑射之山中

偃臥着四個童顏鶴髮的老翁

忽而又飄浮在商山的白雲裏了

回頭都變作一顆客星

給洛陽的欽天監吃了一驚

（趕儘是光武帝的大腿一夜給人壓麻了）

於是來一陣笑聲

催眠曲

馬汀

寶寶，睡睡吧！
豆燈兒閉上瞌睡的紅眼睛了。
婆婆在磨着牙齒說夢話了，

寶寶，睡睡吧！

小狗鑽進草堆裏去了
小貓睡到牆洞裏去了

寶寶，睡睡吧

媽媽兩餐沒有吃飯了
乾癟的奶頭再沒有奶汁了

寶寶，不要哭呀！

保長要來抓兵了
小三子，九斤叔叔都逃到草棚裏去了

寶寶，不要哭呀

不要哭呀

小小的眼睛

再也擠不出眼淚了
擠不出眼淚了……

——六月四日夜改作

高提與及普的藝文

• 駟 家 聞 •

普及與提高，雖說是兩個平行提出的問題，但普及畢竟比提高重要得多。必需先求普及，然後再來求提高；把提高放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才有意義。

可能全國各地情形不同。有的區域，普及的工作，已經有了很好的成績，那當然可以提出提高的口號。可是有的區域，比如就像今天的北平罷，普及的工作只不過剛剛開始，而一般對普及的原則，予以並未完全同意，甚至有人還要從而曲解之，污蔑之，如果在這種場合遽然提出提高的口號，那便等於把剛剛開始的一點普及工作一筆勾消了。

老實說罷，我們之所以要求文藝的普及，目的不是爲了我們這些知識份子，而是要寫出來的作品，能爲一般老百姓所接受，因而對他們發生一種教育的作用：喚起他們的覺悟，恢復他們的自信，提高他們的警覺，要

使他們知道他們自己也是人，而是誰在壓迫他們，剝削他們，使他們不能享受做人的權利。藝術的重性，毫無疑問在這裏是要被提出的，因為誰都知道要一部作品廣泛而深入地對羣衆發生教育作用，

是非藝術不爲功的。不過同時我們却要特別指出，就是我們是站在社會意義和教育功效的原則上面強調藝術。而不是爲了藝術而強調藝術，尤其不是爲了少數人的娛樂和享受而強調藝術。假如強調藝術

可以視爲提高的一種方

式的話，那麼強調教育

功效和社會意義，可以

說就是普及的具體的表

現。我們固然不應忽略

藝術，但是我們尤其不

應爲了藝術而忽略作品

對時代所負的任務。目

前一切都是爲了人民大

衆，文藝豈能例外？

× × ×

人肉專賣店

李 箭

特種刑事法庭

是人肉專賣店

因爲豬肉貴

不如人肉

味鮮價賤

特種刑事法庭

是人肉專賣店

本國式烹調

希特拉式廚師

中西大菜

一應俱全

爆炒肝尖

「戡亂」法

活炸人心

「憲法」油

一九四八，六，二

傳 統 片 論

阿 攏

在這種過程中有一種事實可以看出來：我們稱讀一個詩人的時候，我們底傾向往往偏注於他在作作中和別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們自以為在他底作品中的這些地方或者這些部分裏面看出了什麼是他個人的，什麼是他底特質。我們很滿意地談論這個詩人和他底前輩的異點。我們竭力想挑出可以獨立的地方來欣賞。然而如果我們研究一個詩人，不注意他底偏見，我們却常常會看出他底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並且最個人的部分，也都是他前輩詩人最使自己永垂不朽的地方。

——傳統與個人才能

假使不是艾略忒(T. S. Eliot)自己，在觀念上顛倒了歷史和人的關係，所謂『傳統』，那就是我自己，從腳到頭地在看他了。這是讀了他底兩篇文章，「傳統與個人才能」和「批評中的試驗」所引起的問題；特別是前一篇。無論如何，這在我們，總有一點炫惑，總是一種迷惘。不少的人，對於他和奧登，(Auden)就好像偶然打開了陰暗底小室底窗子，突然被樹林那邊的日光底照耀弄到了不可逼視的光景。

他說了一個很好的比方啊。他說：把一條白金絲放到貯有氧氣和二氧化硫的瓶子裏去，牠們就化成了硫酸。『然而新化合物中却不含有一點兒的白

金質點。白金顯然未受影響，還是不動，還是中立，毫無變化』。——但是，這是証明了什麼呢？他以為：這是『做到消滅個性這一點』；『是這個消滅個性的過程及其對於傳統意義的關係』。於是他下了結論說：『詩不是放縱情緒，而是逃避情緒，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並且詰誡詩人說：『於是他就隨時不斷地捨棄自己，歸附更有價值的東西。一個藝術家底進步是不斷地犧牲自己，不斷地消滅自己底個性』。

在我們的看法：首先，譬喻或者例證是應該後於論點的，爲了論點的而已。如果一種論點，僅僅依靠了一個譬喻或者若干例證，那就非常危險，不

但是沒有可能使藝術「達到科學的地步的」。其次，從而這一類的「科學」，最多，那是機械論的方法。再次，這麼一個「化學上的接觸作用」的比喻，不是別的，恰好給事物底個性底存在、底作用做了一個有力的反証：我們試想，假使不是用的白金絲，而是用了任何其他金屬，例如銀絲，可能也使這種混合氣體化成硫酸嗎？既然「這個化合作用只有在加上白金的時候才會發生」，所証明了的就僅僅是由於白金有着一種使氧氣和二氧化硫成爲硫酸的特殊個性而不是別的；再想，無論新化合物裏面是否含有白金底質點，事情都是一樣，都不過說明了參加了這種化學反應的任何物質底所有的個性在特殊的場合的特殊性質和作用；更想，即使白金「毫無變化」，除掉所證明了的是在化學變化底過程中的白金底個性底實在和有效，甚至，豈不也可以反過來說是這種金屬底個性更有了一種頑強性的嗎？——但是我却不願意堅持這最後一個說法，因為這也機械得很，假使如此這般來肯定白金等等底物質屬性的話，那是同樣多餘的，同樣觀念的；同是不爲真理的，然而艾略忒自己，那意思，卻實在是那樣說着的啊；最後我們想說這是白金絲

對於氧氣和二氧化硫的『消滅個性』及其對於傳統意義的關係』，祇要略想一想，是要使我們吃驚和好笑的，難道白金對於這種混合氣體，竟存在着『一種如此離奇的『傳統』關係』從而就有了『消滅』牠自己的『個性』的天職嗎？那是什麼『傳統意義』呢？到底這種『傳統』說，實在是反科學的，因為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來那是怎麼產生和成立的，物質和物質之間並不存在從客觀世界來的這種『傳統意義的關係』的法則或者規律。——豈不奇怪嗎？那麼，我說這個比方艾略忒說的很好，就正是立脚在這麼一種相反的認識上面的。

『消滅個性』——是的；然而這到底是一回怎樣的事？假使說，這應該是被『消滅』在羣性或者黨性之中，或者要把牠『消滅』到階級性等等裏面的說法，相對地，那是多少地有著那種正確性的。在我們底理解每一個人，一個特定的個人，都不得不具有他底以自己特有的風格向世界呈現出來的那種特定的社會立場，因此，從他個人來看，他有着『一種個性』；但是，這種個性既然是被那個特定的社會立場所規定了的，那裏面就不得不或強或弱或顯或隱地存在着那種羣性，黨性或者階級性，所以從

不同的社會角度來看，他同時就具有了所謂羣性，所謂黨性，或者所謂階級性。所以說，特殊之中有一般和一般之中有特殊。一方面這個階級性規定了個性；一方面這個個性又豐富了階級性了。說『消滅』，其實那是不確的。每一顆沙子，從一般來看，當然都是沙子，而不是玫瑰花，不是珠子，甚至也不是黏土。但是，如果用顯微鏡看一下，不，甚至用肉眼看好，或者更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那麼，一粒沙子的底形狀，顏色，成分，性格，就在大體相同之中一定有着若干的不同；並且我們也實在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特殊的屬性完全歸於『消滅』，沒有必要『消滅』，最好仍舊讓牠存在吧。所謂『做到消滅個性』，因此，在我們底理智，就應該是，也不過是作為具有他底個性的個人，先必須皈依或者服從一般的利益和總的意志罷了；並不是真要命令他，或者真可以剝奪他，使他成為一種傀儡似的東西。如果那樣，這個世界那就祇有單一的和原始的細胞而已，最多就是如此，人類今天決不可能成為高等動物，社會也將祇是充滿了行尸走肉，而階級也就永遠無從有牠底戰鬥的青春和牠底蓬勃的生命力了。階級，因為正是特定的

人羣底構成和團結，而提出了牠底總的生活意志，組織了牠底總的生活方向的。並沒有憑空而來的任何風暴。於是牠吸收了和高揚了牠底分子底符合於這個總的生活意志和總的生活方向的東西，而排斥了甚至壓迫了從這個總的生活意志和總的生活方向遊離出去的東西；在前一場合，牠不但容納了個性，甚至還提高了個性，在後一場合，牠當然就抹煞了那種遊離了出去的東西，並且還必須敵對了那個東西。

就是從歷史看吧，這又何嘗不如此？

但是，在艾略忒，主要的論點是：所謂『消滅個性』，是說個人底才能，那是必須符合於牠底「前一輩」底或者更「前」的「前輩詩人」們底東西的，在詩中：不論那是「最好的部分」，「並且最個人的部分」，總好像應該一代又一代地倒推上去，而是符合那種東西的，從而才向我們提出了牠底要求來的。當然，這一粒沙子，固然和那一粒沙子有許多相同之處；就是今天的沙子吧，又何嘗不和古代的沙子有所相同呢？——這就是他所說的「傳統」。是不是此呢？是的；在沙子，或者竟是如此，或者竟也並不如此。翻翻生物進化史吧，猴

子，猿人，人猿和我們人，却早已完全不同。就是今天的鸚鵡或者喜鵲，都是從始祖鳥或者翼手龍進化而來，牠們，不但和祖先們一樣大不相同了，就是鳥和鳥之間吧也已經千差萬別了的；而且鸚鵡能人言了啊。而古生物的馬，軀體不過和狗一樣大。茶花底品種，多到三萬餘種；菊花底顏色和形態底變化，那還要複雜和變譎許多，或者，祇看人類底胎兒，那也是一部進化論，一部很好的書。從單細胞的生物，到植物和動物，到脊椎動物，到人，以及到動植物的屬性今天仍然不太弄得清楚的某些生物，諸如此類，又怎麼說法？『傳統』嗎？後來居上呢？捷足先登麼？大爬虫已經滅絕，新科學又在發明，難道還是不妨把一切都等同起來？或者，難道可以說我們底才能僅僅是那種和遠祖們相同的東西？——艾略忒當然不會承認他是如此說的；他底結論雖然向我們指着這麼一個古怪的方向了，但是他所說的，似乎是我們底才能既然從『前輩』們得來，這才能人就應該一張期票一樣歸還他們，

不過加點子金罷了，——『還是不動，還是中立，毫無變化』啊。人，那麼，好像自己就沒有作用了，並不存在的。但是事實上又不如如此。我們今天，譬如，已經會用而且會製電燈之類了。已經不用白魚燭；已經不用豆油；已經不用篝火了。如果，因為牠們同是給了光這個東西的事物，而說這些東西還是一樣的，並且說這些事物底，就說電燈吧，牠底『最好的部分』，『也都是』『前輩』的火炬之類底『使自己永垂不朽的地方』，無論如何，那是胡塗的。如果說，鑽木取火的『前輩』，和用了電燈的今天的公民，在才能上，或者說那還是一樣的，或者說這不還是爲了『歸附』過去的時代，而過去的時代又是『更有價值的東西』，那也是一樣盲目的。是的，我們必須承認，同意：我們，一誕生下來就能够看到電燈，飛機，就可以使用牠們，無非是人類底智慧和勞動底歷史成果，一代一代爲我們準備好了的，累積起來而一脈相傳的，——這是『傳統』。但是，假使每一代都沒有新的東西加進

去，每一個人底努力都爲了回到最初的人格，今天的嬰兒那就祇好仍舊睡在石洞裏，睡在草堆上；那才真正是『歸附更有價值的東西』吧。並且，那樣一代又一代地倒推上去，那最初的人類底才能，那麼，在野蠻的原始生活，在混沌的洪荒時代，那又從什麼地方而來？是上帝和太空底一種恩典嗎？

現代不是爲了過去；相反，而是往古爲了來今。人類底才能，並不是回過頭去反哺嚙體的乳房。而是，以全部人類史爲營養來積極地發展自己，積極地肯定今天。一部歷史不是別的，牠是：人類鬥爭底全部經驗；人類創造底全部財富。我們底祖先，爲了我們，耗盡了血肉以後就從這個世界從容地退出，——是在這一味上『捨棄自己』；我們也同樣，以自己底才能作爲更高一級的墊腳石，更多也更好一點的武器，勇往而且堅忍地，再讓孩子們踏了過去，拿得起來，走得更平坦寬闊，生存得更無畏和幸福，——是在這一味上『犧牲自己』。歷史就是這樣的道路而向我們在我們底戰

鬥的人格之前莊嚴展開，而我們也就這樣保證。卽爲孩子們帶着歷史的個性而戰鬥前進。

而傳統，牠也總有一個開始；因此，牠也一定就有不斷的新的加入，不斷的新的產生，帶着各各歷史階段的歷史性格，帶着某一社會形態的社會風貌，而加入和產生。『傳統』，是人類鬥爭底無限的條例，是歷史戰果底不斷的追求。『傳統』，是在揚棄的過程中承襲了過去，是在發展的方面中把握了現在，突擊到未來。不是凡是過去的，就是所謂「更有價值的東西」；而是屬於現在的，才是真正「富有價值的東西」。所謂「傳統」縱不是以現在去「歸附」過去，以「自己的個性」去「歸附」「前輩」；相反，那應該是，而且永遠是，以過去來「歸附」現在，以「前輩」所有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來「歸附」詩人「自己底」「才能」。

「傳統」，我們是在戰鬥成果和戰鬥方向的意義上這樣來把握的。因此，第一、即使同用「傳統」的說法，即使那是一個整體而不可分割的東西

似的，但是，那裏面，並非就沒有時代特徵，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是有着牠底特殊的風格和姿態的。譬如，即使那是愛和死，所謂「永恒的主題」的，是也同樣不可抹煞牠那時代特性的，例如兩性關係吧，從亂交到血族婚，到掠奪婚，到買賣婚，到自由婚，或者，從一妻多夫制到一夫多妻制，到一夫一妻制，豈非正好如此的嗎？第二、那是通過了我們底批判的。不但已經消逝了的，那應該當作我們的「童年時代而珍惜和紀念；那些已經衰敗了的，尤其傾向反動和落後的了，不是必須被我們所揚棄，或者「捨棄」，就是應該被我們所「消滅」。第三、無論是接受過去，無論是瞻望未來，首先，我們要把握的是：這個今天，這個文化鬥爭底歷史性格，社會性格。

詩人底個人才能，是包羅了過去即「傳統」，和未來即理想，而把握了今天即戰鬥實踐的；詩底個性，是確立於階級性即社會立場，而昂揚了自己底人格即詩底風格的。

而艾略忒底那個公式：『個人才能』——「傳統」，那祇有詩底翻版可以解釋。

一九四八，四，一四。魁星樓。

這裏，……

烏丁

這裏，

這些小伙子像一羣蜜蜂，

一邊工作，

一邊埋怨……

他們埋怨自己醒來得太晚，

他們埋怨自己為什麼是個『知識份子』，

他們常常臉紅，

當他們一想起

自己像疥瘡一樣的缺點。

「疥瘡是可以醫好的！」

他們這樣相信！

那麼，他們又埋下頭去

工作，工作，工作，

為人民的事業，

他們把自己放進工作

像一把犁深深地鑽進泥土。

馬戲團

丁溪

狼羣狗黨的馬戲團
有打家劫舍的強盜，

勾結外國人的奸商，

落魄的「學者」，

走江湖的政客，漢奸·妓女……

一羣狂淫的野獸，吃飽了
打起場子，響起鑼鼓來，
橫行在東方的中國！

看吧，他們精彩的節目！

獨裁者高唱「民主」，

劊子手誠心念佛，

洋博士吹牛拍馬，

窮文人殺人放火！

看吧，還有好的：

漢奸可以做主席，

學生可以做土匪，

打手可以當英雄，

屠戶可以兼法官！

看吧，還有更精彩的：
大肚皮的奸商做將軍，
拿槍杆的丘八開銀行，
飯館裏的堂倌當校長，
理髮店的老板開報館！

看吧！他們又表演了
空前絕後的

「羣魔亂舞」！

得到洋大人的喝彩，

於是，他們廣播着：

「從此可以國泰民安，

洋大人永遠配給我們

麪粉，牛乳，雞蛋……

不久，日本天皇，

來參觀我們的表演，

又和中國親善！」

狼羣狗黨的馬戲團，

你卑污的把戲，

騙不了千萬雙雪亮的眼睛，

潮湧的羣衆，

將搗毀你的班子！

六·二·北大三院

嘿，美帝！

洪放

美帝
還什麼，養了
日本法西斯
承襲你們侵略衣鉢的孝子
華爾街的老闆
白宮的政客
軍部裏的參謀們
你們的腦子在打的什麼算盤
你想逃脫全世界人民的眼晴
你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資本美國，工業日本
農業中國——
對不起，中國不是菲律賓
麥克阿瑟不必興高采烈
今天，你是日本的太上皇
明天，天皇會把你的「手諭」
而「原物奉還」老頭
你反動的政策將輸光你的賭注
嘿，美帝
做如珍珠港對你已經健忘
九一八的記憶還很鮮明
對中國人民却還很鮮明

無題

何達

我對於這個時代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物證」
我在
為生存而奮鬥的人們的面前
我火一樣地
公開了自己

再荷着鎗過江來

也羅

要做的

女人們
小伙子們
老頭兒們
誰叫你們
渡過江
到這兒來
向他們伸手
這兒是
大人先生們的
都市呀

這兒
沒有你們的
糧食

還是快點回去吧

回到家鄉去

分一份田

吃自己地裏

收的糧食

吃飽了

再荷着鎗

過江來

卅七，五，廿上海。

出版者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燕京大學

中法大學 師範學院 朝陽大學

華北學院 南開大學 北洋大學

新詩團體聯合會

經售處

北大文化服務社

各校文化服務社 各大書店

